



□记者 张蕊彤

“从运城出发时，油箱加满，心里也‘加满’了对西藏的向往。”7月8日，运城小伙王凌博骑着他的摩托车在拉萨停稳，他摘下头盔，露出被晒得黝黑的脸庞。此时距离他出发过去一周，这场摩旅，是他送给自己的“青春纪念册”，也让他他在风雨途中，读懂了远方的意义。

### “出发不需要理由，只需要一辆加满油的车”

王凌博今年34岁，在运城经营一家网吧，每天的工作几乎一成不变：开机、维护、结账、关店。今年6月，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摩友骑行进藏的视频，雪山、草原、经幡……那些画面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“就去西藏！”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就再也压不住。搜寻路线，检修摩托车，准备冲锋衣、搭电宝、氧气瓶等装备，没有特别专业的骑行经验，甚至从未骑过长途，他就这样决定上路。

“很多人说去西藏需要准备很久，但我觉得，再等下去可能永远都不会出发。”王凌博说。7月1日，他戴上头盔，拧动油门，正式踏上旅程。出发那天，他在朋友圈发了张摩托车后视镜的照片，配文：“今天，我先替你们看看远方。”

### “眼睁睁看着一辆摩托车冲下坡”

摩旅的日子，时间被重新切割成骑行和休息的简单公式——每天骑行超过8小时，晚上找个旅馆倒头就睡，清晨被闹钟叫醒后继续出发。“最多一天跑了500多公里，肩膀酸得像扛了块石头，手腕麻到握不住车把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。”但他从没在中途放弃过，“一旦歇下来，可能就再也不想动了。”

前几天的行程还算顺利，穿越陕西、四川，沿途的风景让王凌博兴奋不已。真正的挑战，是从进入川藏线开始的。

318川藏线被摩旅人称为“此生必驾”，但这条路上的危险从不掩饰。王凌博说，他在路上目睹了一场事故。当时他正骑着摩托车爬坡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刺耳的刹车声，回头一看，一辆摩托车摇摇晃晃地冲出护栏，翻到了坡下。

那辆摔得变形的摩托车和散落一地的行李，让王凌博的心里沉甸甸的。“那位骑手是因为高原反应导致头晕，加上弯道急刹失去平衡。”王凌博说，这件事让他意识到高原骑行的危险



▲机车相伴，奔赴西藏。

性，之后的路程，他提前服用了抗高反药物，并提醒自己每隔几个小时需要停车休整。

### “等待也是旅程的一部分”

这趟旅程中，王凌博印象深刻的，除了说变就变的天气，就是时不时封路。

在318川藏线，王凌博遇到封路时间最长一次长达8个小时。由于施工队清理路面，所有车辆都被拦住。“从上午9时等到下午5时，8个小时里，我和其他摩旅人围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聊天。有从广东来的退休教师，有带着帐篷露营的情侣，还有骑着自行车挑战川藏线的‘00后’，大家来自天南海北，却因为同一段路成了朋友。”

有人分享藏区的民俗禁忌，有人传授应对高原反应的偏方，有人拿出自带的牛肉干和青稞饼分着吃。王凌博说，那8个小时的等待，比任何一段飞驰的路程都让他难忘。



◀摩友休整，等待也是一种体验。

当天下午解除封路的消息传来，摩托车队像一条蓝色的长龙重新启动。行驶时，他看到藏族工人正赤脚在泥浆里搬石头，便放慢车速朝他们挥手，对方也笑着朝他竖起大拇指。“那一刻突然明白，我们骑着车追求诗和远方，而有人在这里，用双手守护着这条通往远方的路。”

### “终点是起点，远方在脚下”

所有劳累和艰辛，终将在美景面前烟消云散。“当绿树与雪山交替出现，那种震撼是照片和视频都无法传递

的。”王凌博回忆。

抵拉萨后，中国青年骑行联盟将摩托骑行证书递到他手中。该联盟是由民间骑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认证机构，其颁发的证书需完成全程轨迹核验。王凌博摸着证书感慨万千：“有些路必须自己压弯，有些风景只能自己抵达。”

7月12日，在西藏待了4天后，王凌博又独自踏上了前往新疆喀什的路途。3155公里的摩旅，一周的风雨兼程，对王凌博来说，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“有些路，你不出发，永远不知道它能教会你什么——比如勇敢，比如敬畏，比如在等待中学会热爱生活。”他笑着说。



山水作证，摩旅的快乐在此定格。